

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吴蓓蓓¹, 栾敬东¹, 吕开宇²

(1.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合肥 230036; 2. 中国农业科学院 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在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现状及可能影响其体质健康的因素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 Ordered Logistic 计量模型, 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儿童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父亲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体质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且其外出这一行为本身对儿童营养状况的负面影响显著; 家庭特征层面上, 父亲的体质状况会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且影响显著; 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知识得分等变量对子女的体质都会产生影响, 且在模型中显著; 由于地区间存在差异, 地区变量对儿童的体质状况也会产生影响。最后, 依据分析结果, 从家庭、学校和国家 3 个层面提出了改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体质状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留守儿童; 体质健康; 人力资本; 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09)07-0121-07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 由于受到户籍等社会管理制度羁绊, 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同时, 却将其子女留在原居住地生活学习, 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留守儿童”问题^[1-2], 这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原居住地农村, 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3]。大量研究表明, 健康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其收入产生作用^[4-5]。但如果第一代人口迁移过程中, 第二代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因迁移活动本身而受到负面影响, 那么迁移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就值得我们重新进行评估, 以期最大程度上减小这种迁移活动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本文以 2007 年 6 月对安徽省三县(肥东县、无为县和涡阳县)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为基础, 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儿童的体质健康问题。通过控制不同层面(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学校特征变量、社区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量)的因素, 分析比较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在健康营养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父母外出形态(父亲一人外出、母亲一人外出、父母同时外出以及非留守组)对瘦弱子女健康的影响情况, 着重关注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力图使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时期的农

村留守儿童能够和其他正常家庭的儿童一样健康成长。

1 数据来源和健康衡量指标

1.1 调查方案及数据基本情况

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特征和外出就业劳动力分布的基本情况, 我们选取了安徽省肥东县、无为县和涡阳县 3 个劳务输出大县作为调查样本县。其中, 肥东县是合肥市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郊区县; 无为县是地处沿江的农业和人口大县, 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劳务输出县, 无为保姆在北京富有盛名; 涡阳县是淮北区传统农业和人口大县, 也是近年来外出劳动力增长较快的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分别设计了针对调查样本县儿童本人、家庭、校长和村长的 4 份调查访问卷, 对抽样儿童(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学校和所在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和问卷访谈。

为了确保调研的效度和信度, 我们在每个调查县内根据经济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差异选取 2 个镇作为具体调查点, 每个镇选择 3 所学校(镇初中、镇中心小学、村完全小学)作为具体调查对象, 每个所学校分别抽取 3 个年级(小学选取四、五、六 3 个年级, 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初三 3 个年级),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 个班, 每个班确定 8 名学生作为我们所

收稿日期: 2009-04-17

基金项目: 安徽省软科学重大项目“科技促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问题研究”(08030503007)阶段成果; 中央级公益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吴蓓蓓(1983—)女,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栾敬东(1963—)男,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会员登记号: I031200610S; 吕开宇(1975—)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

要调查的儿童样本,共计获得 432 个儿童样本及相应的农户家庭样本。

样本儿童的年龄分布在 8 岁 ~ 18 岁之间,其中,男生占 47.7%,女生占 52.3%;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比例分别为 57.87%和 42.13%;单留守与双留守儿童的人数分别为 112 人和 138 人,占调查总样本的 25.93%和 31.94%(见表 1)。调查的样本儿童分布在 71 个村(或镇社区),其中,非留守儿童基本分布在 48 个村(或镇社区),留守儿童普遍分布在 57 个村(或镇社区)。

表 1 抽样家庭父母外出情况

父母外出形态	频数(个)	占比(%)	累计占比(%)
父母未外出	182	42.13	42.13
父亲一人外出	99	22.92	65.05
母亲一人外出	13	3.01	68.06
父母都外出	138	31.94	100.00
总计	432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计算。

我们将主要依据上述调查样本数据对留守儿童健康与营养状况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改善建议。

1.2 健康衡量指标

在对安徽省 3 县的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时,我们对每个抽样儿童都进行了身高和体重测量,派生出一个 BMI(body mass index)指数值。BMI 指数表示身高单位面积中所含的体重值,主要反映儿童体格发育状况和营养水平,能较敏感地反映体型的胖瘦程度。该指数在童年期及青春早期随年龄增大而上升,在青春中、晚期及成年期相对稳定^[6]。计算公式为: BMI 指数 = 体重(kg) / 身高的平方(m²)。当

表 2 儿童体质健康的状况(BMI 指数)

营养等级	样本量(人)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营养不良	278	16.1281	1.5700	11.4784	19.3835
营养正常	136	18.9631	1.3339	15.2588	21.7784
营养超常	18	22.8638	2.1681	19.5300	26.6389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计算。

2.1 实证模型建立

本文需要估计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儿童体质健康(正常及以下)指标 = F(是否参与外出务工、个

我们需要比较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于不同高度的人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时,BMI 值是一个中立而可靠的衡量指标。

2 实证模型及变量

为便于与 2000 年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测定结果进行比较,本文仍然采用 1985 年“中国学生身高标准体重”评判学生营养状况,以 2000 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研究组对学生营养状况评价标准的修改意见为依据,并按季成叶^[7]的分析对标准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营养状况分为 6 类^[8]: BMI < P80(1 - 30%),中度及以上营养不良; BMI < P80(1 - 20%),轻度营养不良; BMI < P80(1 - 10%),低体重; P80(1 - 10%) < BMI < P80(1 + 10%),正常体重; BMI > P80(1 + 10%),超重; BMI > P80(1 + 20%),肥胖。

本调查在此分类基础上将具体划分为 3 类(见表 2)来考察: BMI < P80(1 - 10%),营养不良; P80(1 - 10%) < BMI < P80(1 + 10%),营养正常; BMI > P80(1 + 10%),营养超常。由表 2 可知,营养不良的人数比较多,有 278 人,占抽样总数的 64.35%;营养正常和超常的分别有 136 人和 18 人,抽样地区儿童肥胖率较低。由于抽取样本中肥胖的人数仅占总样本的 4.17%,因此在本文中将不做重点分析。本文将重点放在营养分类的前两类,即在与非留守儿童形成对比组的情况下,分析父母外出对营养正常和营养不良儿童的体质健康是否会产生影响。

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学校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量、扰动因素)。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分析表

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	家庭因素:父母外出打工状态 父母体质状况 母亲文化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	健康状况: BMI 指数
	个人因素:饮食、生活时间分配、锻炼习惯	
	学校因素:是否喜欢学校体育课	
	地区因素:虚拟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	人口特征: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	

P80 为 1985 年的标准中儿童体质正常与不良的临界值。

我们所选择应用的是 Ordered logit 模型形式,主要处理方法是对营养不良的人群按照国家发布的标准进行细分化,以便对儿童的体质状况有更明确的等级分析。

2.2 变量定义及统计结果描述

本文主要对模型使用的相关变量作详细定义,并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重点解释变量进行方向预测(见表4)。

表4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其作用方向预期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	单位	方向
关键解释变量	都外出务工	2006年父母是否都外出务工,虚拟变量,是=1		-
	父亲外出务工	2006年父亲是否外出务工,虚拟变量,是=1		-
	母亲外出务工	2006年母亲是否外出务工,虚拟变量,是=1		-
家庭特征变量	父亲体质	父亲的体质指数,连续变量		+
	母亲体质	母亲的体质指数,连续变量		+
	母亲文化程度	包括: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以上。采用连续变量,取值分别为1~5。		+
	家庭消费	家庭每月总消费,连续变量	元	+
学校特征变量	体育课	儿童是否喜欢学校体育课,虚拟变量,是=1		+
个人特征变量	食肉频率	儿童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连续变量	次	+
	是否吃早饭	儿童每天是否吃早饭,虚拟变量,是=1		+
	锻炼频率	儿童一周锻炼次数,连续变量	次	+
	睡眠时间	儿童每天睡眠时间,连续变量	小时	?

为了进一步分析外出务工与儿童体质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现代经济计量方法控制可能影响儿童体质健康的其他因素。简单来说,主要从4个层面对影响儿童体质健康的因素加以控制:儿

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学校特征,同时还进一步控制了县城宏观层面可能对儿童健康产生的影响。表5列出了这些变量以及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5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类型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关键解释变量	都外出务工	0.3194	0.4668	0	1
	父亲外出务工	0.2292	0.4208	0	1
	母亲外出务工	0.0301	0.1710	0	1
家庭特征变量	父亲体质	22.7874	2.6352	15.7808	32.4074
	母亲体质	22.0711	2.6007	16.0231	33.1633
	母亲文化程度	1.9051	0.8632	1	5
	家庭消费	711.7096	556.9353	60	5000
学校特征变量	体育课	0.9074	0.2902	0	1
个人特征变量	食肉频率	7.5856	7.7688	0	50
	是否吃早饭	0.7523	0.4322	0	1
	锻炼频率	2.4954	2.7154	0	20
	睡眠时间	8.3238	1.1963	5	12
	营养知识得分	3.0231	0.9558	0	4
县虚拟变量	县变量	略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计算。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家庭背景条件、儿童生活方式、学校基础设施及地区发展情况对儿童营养状况都存在一定影响,但为了进一步分析所有这些因素对儿童营养状况的综合影响作用情况,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父母外出情况是否会影响儿童的体质健康状况,我们采用对比方法,将样本分为4组,即留守儿童(父母单方外出及父母都外出)的对象组和非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没有外出)的参照组。采用 Ordered Logistic 模型研究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体质的影响,设因变量 Y 为儿童的 BMI 指数。

由于儿童的健康状况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更清楚地分析父母外出对子女健康营养状况的影响,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将影响营养状况的因素逐一纳入模型中,依次考察。为此,我们构造以下4个模型:

$$\text{模型 1: } BMI_i = + MIG_i - jiating_i + i;$$

$$\text{模型 2: } BMI_i = + MIG_i jiating_i + geren_i + i;$$

$$\text{模型 3: } BMI_i = + MIG_i jiating_i + geren_i + xuexiao_i + i;$$

$$\text{模型 4: } BMI_i = + MIG_i jiating_i + geren_i + xuexiao_i + diqu_i + i。$$

也就是在研究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体质影响时,我们都采用以下步骤:第一步引入模型的是关键解释变量父母是否外出以及其他反映家庭层面的因素;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引入反映个人生活方式及营养常识的变量;第三步再引入学校层面因素,即学校体育课变量;第四步在第三步的基础上,再引入反映地理位置的地区因素。

3.1 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由于我们主要研究儿童体质在正常状况以下的家庭父母外出对其体质的影响,因此,先从 432 个样本中剔除肥胖儿童的数据,同时按照国家颁布的标

准,将剩余的数据划分为营养正常、轻度营养不良、中度营养不良和高度营养不良 4 个等级,并分别赋值为 0~3,运用 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的体质健康的影响。此外,其他会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设因变量 Y 为儿童营养正常及以下,为多分类虚拟变量,按照营养等级由高到低分别赋值为 0、1、2、3。自变量为各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家庭、个人、学校和地区因素。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健康状况影响的有序 Logistic 逐步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变量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边际影响	发生比率
都外出务工	- 0. 0206 (0. 2108)	0. 0507 (0. 2238)	0. 0547 (0. 2234)	0. 0742 (0. 2241)	0. 0116	1. 0771
父亲外出务工	0. 9144 *** (0. 2516)	0. 9183 *** (0. 2643)	0. 9084 *** (0. 2655)	0. 7640 *** (0. 2908)	0. 1236	2. 1469
母亲外出务工	0. 3178 (0. 4401)	0. 2226 (0. 4552)	0. 2162 (0. 4597)	0. 1530 (0. 4823)	0. 0243	1. 1654
父亲体质	- 0. 0876 ** (0. 0371)	- 0. 0742 * (0. 0384)	- 0. 0747 * (0. 0385)	- 0. 0690 * (0. 0396)	- 0. 0107	0. 9333
母亲体质	- 0. 0388 (0. 0366)	- 0. 0320 (0. 0362)	- 0. 0300 (0. 0364)	- 0. 0399 (0. 0380)	- 0. 0062	0. 9608
母亲文化程度	- 0. 1067 (0. 1060)	- 0. 0753 (0. 1068)	- 0. 0743 (0. 1070)	- 0. 0941 (0. 1066)	- 0. 0146	0. 9102
家庭消费	0. 0002 (0. 0002)	0. 0003 (0. 0002)	0. 0003 (0. 0002)	0. 0002 (0. 0002)	0. 0001	1. 0002
食肉频率		- 0. 0369 *** (0. 0128)	- 0. 0366 *** (0. 0128)	- 0. 0316 ** (0. 0127)	- 0. 0049	0. 9689
是否吃早饭		0. 1766 (0. 2356)	0. 1841 (0. 2355)	0. 2793 (0. 2351)	0. 0422	1. 3221
锻炼频率		- 0. 0705 ** (0. 0347)	- 0. 0672 * (0. 0346)	- 0. 0757 ** (0. 0354)	- 0. 0117	0. 9271
睡眠时间		- 0. 0796 (0. 0749)	- 0. 0781 (0. 0748)	- 0. 0801 (0. 0804)	- 0. 0124	0. 9230
营养知识得分		0. 2157 ** (0. 1040)	0. 2131 ** (0. 1037)	0. 2111 ** (0. 1048)	0. 0327	1. 2350
体育课			- 0. 1767 (0. 3232)	- 0. 0469 (0. 3320)	- 0. 0073	0. 9542
肥东				0. 5823 ** (0. 2569)	0. 0924	1. 7901
涡阳				0. 2698 (0. 2552)	0. 0424	1. 3097
样本	432					
P 值	0. 0009	0. 0001	0. 0001	0. 0000		
Pseudo R ²	0. 0270	0. 0451	0. 0454	0. 0507		

注:回归使用的是稳健估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虚拟变量的边际影响反映了该变量从 0 到 1 所产生的离散变化。

3.1.1 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方案一仅考虑家庭因素对子女的影响,包括本文关键解释变量父母外出的形态(即留守组的 3 种形态与对比组父母都未外出组)、父母亲的体质状

况、母亲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每月总消费水平等因素,结果发现,父亲外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大于零,说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父亲外出的子女营养健康比较差,父亲外出与子女体质健康之间存在一定

的负向关系,且这种负向影响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父亲外出务工对孩子身心健康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导致孩子体质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父亲体质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父亲体质与其子女之间有着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关系,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父亲的体质指数与孩子的营养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性意义,子女的营养状况随着父亲体质指数的升高而升高^[9]。

其他变量,如父母都外出、母亲外出务工、母亲体质、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的消费水平等,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作用不显著。其中,母亲外出务工、母亲体质、母亲文化程度在模型中回归系数符号的方向与预期一致;而父母都外出务工和家庭消费的回归系数符号方向与预期相反。在只考虑家庭因素方面时,父母都外出变量对子女健康状况并无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仅考虑家庭方面对儿童体质健康的影响时,父母都外出务工会将孩子托付给监护人,监护人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力照顾好孩子的日常起居及饮食,这与单留守儿童不同,单留守只有父母中的一人在家,在本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承担家务劳累了一天的同时,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孩子。

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家庭消费对儿童的体质健康状况将产生正面影响。家庭的消费能力提高,可能会更有能力给孩子提供宽敞干净的生活环境、高质量的卫生的食品及良好的医疗保障措施,同时家庭也有实力去关心孩子的健康营养问题。然而结果却是儿童营养正常率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膳食结构的不科学和不合理^[10]。

3.1.2 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方案二中我们引入的是儿童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如吃肉类的频率、是否吃早饭、一周锻炼频率、睡眠时间以及营养知识掌握的情况。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知识得分变量对子女的体质都会产生影响,且在模型中显著。每月食肉频率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具有正向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儿童锻炼频率对其体质状况也会产生正向影响,也就是越积极锻炼的儿童其体质状况越好,且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营养知识得分变量在5%的水平上也显著,但其回归系数符号方向与预期相反,也就是说掌握营养常识较多的儿童的体质健康状况不如常识得分较少的学生,分析原因可能是儿童可能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消化知识,再者,我们调查地区的儿童营养水平确实比较

差,达到营养正常的人数只占31.48%,体质状况不容乐观。

而是否吃早饭及睡眠时间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意义。是否吃早饭对被调查者体质的影响是负的,与我们预期的符号相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抽样地区是乡镇,大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没有经济条件去购买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调查地点样本儿童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主要有白菜、黄瓜、豆角等,食品种类比较单一。睡眠时间与儿童体质状况之间呈现正向关系,适当的休息可以使身体的疲劳得到缓解,促进儿童健康体质的发展。

在我们引入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和个人生活方式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原模型中显著的变量仍然具有显著性意义,只是父亲体质变量对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作用被削弱,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原模型中父亲外出务工对子女健康体质的影响作用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父亲外出家庭变量的作用比较稳定。

3.1.3 学校因素的影响

在方案二的基础上,方案三引入的是反映学校体育锻炼情况的变量,即儿童是否喜欢学校体育课情况。该变量与儿童体质状况呈现正向关系,但不具有显著性。

在引入学校层面的因素后,原模型中显著变量对子女体质健康状况的影响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仍具有显著意义。只有儿童每周锻炼频率这个变量的影响作用减弱了,也就是说,儿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会有益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增强体质^[11]。

3.1.4 地区因素的影响

模型最后引入的是地区变量。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无论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各种保障制度,还是微观的家庭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以及个体日常生活方式都存在着较大差别,因此,地区差异也是本文的一个控制变量。我们按照地理位置从南向北选择了安徽省在地理环境方面存在差异的3个不同区域:无为县、肥东县和涡阳县。因为南方和北方在饮食方面的差异比较大(如南方偏爱大米,北方喜好面粉),加上经济水平、生活习惯上等可能都存有差异,因此这里的地区变量在更大意义上代表了地区在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生活在南部区域的儿童营养正常的可能性高,生活在北部地区的儿童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大。与无为县相比,肥东县儿童营养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涡阳县儿童的体质状况也不如无为县,但不具有显著性。在加入地区变量后,原模型中大多数自变量

保持着对因变量的影响,这表明模型比较稳定。

3.2 结论

在我们纳入所有层面的变量、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时,所有包含父亲外出务工家庭背景变量的模型中,这一变量对子女营养健康的影响作用始终是显著的,且作用程度的变化基本保持不变,在 1% 的水平上极其显著。说明父亲外出务工对儿童的营养健康具有非常稳定的负向影响,因为稳定,所以其影响作用也非常重要。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父亲外出务工组的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的可能性为前者的 2.15 倍,其边际效用为 0.12。

此外,虽然父母都外出务工及母亲外出务工组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这些家庭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比率分别是非留守儿童组的 1.08 倍和 1.17 倍,由此可见,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子女的体质健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家庭特征对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父亲的体质上。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父亲体质变量对儿童体质状况影响显著。当父亲体质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子女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将降低 1.07%;从发生比率来看,父亲体质指数增加,其子女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将为原来的 93%。

在影响健康的后天环境因素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的遗传与环境因素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已成定式,对个体而言,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是人的生活方式。在本文的个人生活方式因素中,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知识得分成为稳定的影响儿童体质健康的变量。适当摄入肉类、鱼虾类食品可以增加营养,而营养对增强体质很重要,体质的增强又可防止疾病发生,并对儿童健康起重要作用^[12]。儿童的肉类食物摄入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营养不良的发生比率将会是原先的 97%,也就是说,合理摄入肉类食物会增加儿童的体质健康。

儿童的锻炼情况也会影响到其体质发展。锻炼频率直接影响到儿童体质。如果儿童锻炼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将降低 1.17%。睡眠时间也会直接影响儿童体质健康情况,虽然表 6 中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从睡眠时间对儿童体质健康影响程度的发生比来看,睡眠时间合理增加 1 个小时,儿童营养不良率为原来的 92%。

同样,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地区变量对儿童的体质状况也会产生影响。涡阳县儿童营养不良发生比率约为无为县的 1.31 倍;而肥东县儿童营养不良的可能性更高,是无为县的 1.79 倍,且对子女营养

状况的影响效果显著。

由此可以看出,父亲外出务工与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总体来说,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都是粗茶淡饭,种类比较单一,监护人很少注意儿童的饮食搭配是否合理、营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生活。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有效监管,喜欢躺着看书,或是坐姿不端正。而只有父母言传身教,才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言行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榜样作用有关。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基本的健康和营养常识,需要父母和老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各个层面的关注。

4 政策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能否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将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综上,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从家庭层面来看,关怀与沟通是促使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父母应该主动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虽然孩子在农村由监护人看管,但并不能取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来讲,应该通过书信、电话、电脑网络等多种形式,增进与孩子的交流及沟通,让他们感受到父母就在身边,感觉到亲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作为留守儿童的家长或是代理监护人,要经常加强与儿童之间面对面的沟通。除此之外,对学生家长及监护人普及健康营养的基本常识将有助于儿童身体健康的成长。

其次,从学校层面来看,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因此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学校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保证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建立完整的留守儿童个人档案,收集基本情况,以便于对其管理。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赏识教育,使学校成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园。采取多种途径强化家长与学校、家长与儿童或代理监护人与儿童以及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交流和配合,用多方的关注填补留守儿童心中的情感缺失。教师应该爱护每一位学生,不歧视任何一个人。注重课外学习,开展多类有益活动,寓教于乐,丰富孩子的营养常识。针对学生家庭教育监管的不力,可以通过各种互助制度以及激励机制保证学生的基本常识学习。

最后,从国家层面来看,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政府应当通过采取以下措施保证留守儿童健康的成长:调整基础教育投资结

构,根据不同地区的现实情况,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以及贫困农村的师资力量配备,争取使所有学生享有同等的教育及生活环境。譬如,在有条件且有必要的地方改扩建一批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健康营养和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从而解除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进城务工人员没有把子女带进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困难。从时间上来讲,也不允许将孩子带到城市生活与学习。当务之急,应该尽可能地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待遇,在物质上逐步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进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城市应该多渠道办学,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应该敞开校门,保证想随父母一起外出上学的留守儿童到城市接受教育,满足他们的上学需求。当地政府要大力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让这些学生也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加大对留守儿童关爱的宣传力度,培养全社会关注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留守儿童均有人照看,保证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与人沟通。

参考文献

- [1] 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 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综述[J]. 农业经济问题,2005(10):73-78.
- [2] 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2006(1):57-65.

- [3] 陈丽丽. 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J]. 成功教育,2007(2):1.
- [4] BEHRMAN J R, DEOLALIKAR A B. Agricultural wages in India: the role of health, nutrition, and seasonality [M]// SAHN D. Seasonal variability in Third-World agricul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89: 107-117.
- [5] STRAUSS J, THOMAS D. Human resources: empirical modeling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ecisions[M]// BEHRMAN J, SRINIVASAN T 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North-Holland, 1995: 1883-2023.
- [6] 文育峰,王金权,刘荣强. 皖南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2008(4):690-692.
- [7] 季成叶. 中国学生超重肥胖 BMI 筛查标准的应用[J]. 中国学校卫生,2004(2):125-128.
- [8] 李慧,黄坚,常小芳. 深圳市学龄儿童 BMI 肥胖标准参考值的建立[J]. 现代预防医学,2001(2):138-140.
- [9] 彭莉. 中学生参与学校体育锻炼的情况与其营养状况的关系研究[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10):137-141.
- [10] 刘长秋. 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J]. 卫生政策,2004(5):8-9.
- [11] 许祖华,苏竹君,陈国平,等. 青少年生活方式与体重指数的动态观察[J]. 上海预防医学杂志,1999(5):224-226.
- [12] 叶峰,周谊.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国家庭教育,2006(3):22-24.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Anhui

Wu Beibei¹, Luan Jingdong¹, Lv Kaiyu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for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Anhui,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hysic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show: 1) father going out to work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2)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 health status and children's nutritional status; 3) food intake, regular exercise and nutrition knowledg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hildren's physical status; 4) regional difference is another factor influencing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hysical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physical health; human capital; Anhui